

来源于允让动词的前置话题焦点标记*

——从吴语瑞安话的“𠵿”看一类特殊的语法化路径

吴越 盛益民

提要 本文基于温州方言论元性强调代词(前缀“𠵿”+人称代词)的已有研究,进一步考察瑞安话中组配能力更强、可与人称代词以外的其他名词性成分搭配的强调性附缀“𠵿”。本文考察了附缀“𠵿”的句法和语义表现、语用和话语功能,进一步明确这类“𠵿”已发展为话题焦点标记,语法化直接来源是允让动词,主要桥接语境是一般允让句。

关键词 “𠵿” 论元性强调代词 强调附缀 话题焦点标记

Preposed Topic-Focus Marker Derived from Permissive Verbs: A Study of a Distinct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through the Lens of $k^h\zeta^0$ (𠵿) in Rui'an Wu Dialect

WU Yue and SHENG Yimin

Abstract This paper builds upon existing research on argument emphatic pronouns in Wenzhou dialect, which are formed by the prefix ha^0 (𠵿) followed by pronouns.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more robust and multifunctional emphatic clitic $k^h\zeta^0$ (𠵿) in Rui'an dialect, whose pronunciation slightly differs from that in Wenzhou dialect. The analysis is approached from two main perspectives: syntactic-semantic interface and pragmatic-discursive functions.

From the syntactic perspective, the clitic $k^h\zeta^0$ in Rui'an dialect demonstrates a heightened syntactic combinatory capacity. It not only forms emphatic pronouns in conjunction with personal pronouns but also combines effectively with various types of noun phrases, resulting in constructions of the pattern “ $k^h\zeta^0$ NP”. These noun phrases include interrogative pronoun $ŋiɛ^{31} naŋ^{31-21}$ (乜依), “Dem+Cl(+N)” structures, proper nouns, possessive structures and certain common nouns referring to people. These constructions can function independently as subjects or topics but usually not as objects. Additionally, they can also function as possessives or appositives. Semantically, regardless of the referential nature of the NP, “ $k^h\zeta^0$ NP” consistently conveys a definite referent.

Pragmatically and discursively, the clitic $k^h\zeta^0$ does not impose a strict obligation,

* 本文受杭州师范大学科研启动经费项目“吴方言的重要句法特征及其系统性后果”(4065C50221204096)资助。写作及修改过程中,承蒙李旭平教授与匿名审稿专家的指教,特此致谢,文责自负。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pinpoint its semantic function, even for native speakers. Therefore, this study emphasizes its pragmatic and discursive functions. The clitic $k^h\zeta^0$ may act as an indirect tool for topic shift, facilitating the expression of viewpoints, attitudes, or evaluations, while simultaneously seeking the listener's agreement and resonance. Furthermore, $k^h\zeta^0$ serves as an optional yet significant marker in discourse,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identities and reflecting a linguistic strategy aligned with particular communication styles. For instance, because it aligns with communicative practices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women, $k^h\zeta^0$ is more commonly used in conversations among women, especially in group settings.

Through the above analysis of its syntactic, semantic, pragmatic, and discursive functions, this paper conclusively establishes the clitic $k^h\zeta^0$ in Rui'an dialect as a topic-focus marker. First, " $k^h\zeta^0$ NP" carries a contrastive meaning. Second, when multiple topics are introduced in a sentence, the topic marked by $k^h\zeta^0$ is the most prominent. Third, the NP marked by $k^h\zeta^0$ cannot omit the subsequent part.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typical of topic-focus markers.

The direct grammatical source of $k^h\zeta^0$ is the permissive verb, an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predominantly occur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eneral permissive sentences. This finding offers a more comprehensive explanatory framework than the perspective previously suggested by Sheng and Wu (2020), which proposed "permissive sentences expressing requests" as the bridging context.

Keywords $k^h\zeta^0$ (𠵹), argument emphatic pronoun, emphatic clitic, topic-focus marker

1. 引言

本文考察吴语瑞安话中源于允让动词的前置强调标记。盛益民、吴越(2020)指出,在温州下辖的县级市瑞安(市区),“𠵹”^①不限于作为词缀构造论元性强调代词,还可能已进入句法层面,发展为专职的强调标记。本文在这一初步观察的基础上,从句法和语义表现、语用和话语功能两方面对这一句法性的强调标记进行考察,并进一步明确其性质。

需要明确两点。第一,瑞安话中的“𠵹”是多功能成分(参看陈玉洁、吴越(2019:366-367), (1-5)亦转引自此)。最初是给予义动词,见(1);后发展为允让义动词,见(2)。这也是具有跨语言普遍性的词义演变过程。“𠵹”还有介词用法,可介引接受者、被动施事、工具等,见(3-5)。本文主要考察“𠵹”的强调功能。

(1) 个物事𠵹渠。(这个东西给他。) [给予动词]

(2) a. 政府𠵹你做生意,你就着守法。(政府允许你做生意,你就要守法。) [强允让动词]

b. 你作业写好我就𠵹你走出嬉。(你把作业写完我就由着你出去玩。) [弱允让动词]

① 不同研究所用的记字不同。赵元任(1956[1928]:95)已关注到这一成分,将其记作“客”,表示其可“在多数代名前,后加人”,有例“客五大家人”(即“𠵹我大家依”,意为“我们大家”);游汝杰(1995)记作“客”;潘悟云(1998:61)记作“𠵹”;陈忠敏、潘悟云(1999)以及潘悟云(2001)记作“𠵹”;郑张尚芳(2003:356; 2008:126)也主张记作“𠵹”或古体“𠵹”,认为赵元任先生的记法是新老派语音差异造成的;张敏(2011)认为本字应为表示持拿义动词的“𠵹”。由于本字问题不影响讨论,本文暂沿用“𠵹”。特此说明。

- c. 丐我坐下_允先啱! (让我先生一会儿吧!) [弱允让动词]
- (3) 写封信丐渠。(写封信给他。) [接受者]
- (4) 我丐你气死爰罢。(我被你气死了。) [被动施事]
- (5) 个衣裳着丐手洗。(这衣服得用手洗。) [工具]

第二,瑞安话中,强调标记“丐”既在词法层面作用,也在句法层面作用,本文考察的是后者。至于前者,即前所述,作为词缀构造“论元性强调代词”(Siewierska 2004:69-70)。吴语、徽语等汉语方言中广泛分布着这类论元性强调代词(盛益民 2018),也称为“强调式代词”“代词的强调式”(陈忠敏 1996;陈忠敏、潘悟云 1999)或“实指强调代词”(刘丹青 2017[2008]:382-383)。论元性强调代词不仅在语用上具有篇章凸显功能(如对比、强化等),而且可以代替另一论元充当主语、宾语等句法成分,是人类语言中相对罕见的代词类型(Siewierska 2004:67、73;盛益民 2018;盛益民、吴越 2020)。汉语方言中,论元性强调代词主要通过普通代词上增加强调标记构成。温州方言中,源于允让义动词的“丐”就属于这类强调标记/强调性词缀(盛益民、吴越 2020)。为方便、清晰起见,下文径称瑞安话中句法层面的前置强调标记为“丐”,并用“丐_缀”记录强调性词缀。

文中所有例句来自长篇语料转写及第一作者(母语者)的调查与自省,并另由两位母语者核对。

2. 句法和语义表现

本节考察“丐”的句法和语义表现。2.1 节观察组配能力,2.2 节观察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2.3 节观察定指语义表达功能。

2.1 组配能力

瑞安话的“丐”可与各类名词性成分(下文简写作 NP)搭配,属于附缀性助词(以下简称为“附缀”)。涉及的 NP 包括:问人的疑问代词(“乜依”(什么人))、指量(名)结构(名词可以是有生命或无生命名词,以有生命名词为常)、专有名词、指人的领属结构以及少数普通指人名词^②,见(6-10)(部分例句转引自盛益民、吴越(2020:92))。

- (6) 居俾说话丐乜依爰听啐?(这些话谁要听啊?)
- (7) a. 丐居个真好吃罢!(这个可真好吃!)
- b. 丐许本书你园徂爰啐?(那本书你放到哪里去了?)

② 现代北部吴语中仍有分裂句焦点标记/系词“是”与普通人称代词构造强调式的用法。承蒙匿名审稿专家指出,在明代,“是”也可搭配人称代词之外的 NP。如《西游记》中就有“是+称谓语”的用例:“是老孙抢在前面打了一棍”“是老孙就把小妖打死”(第十七回)。“他定要看会去,是小孙恐他外面传说,不容他看。……是小孙急取四明铲赶出与他相持,问是甚么人敢弄虚头”(第八十九回)等。只是上述“是”的用法与瑞安话“丐”的相关用法不完全相同。总的来看,“丐”的组配能力更强。

c. 丐许个依讲走来亦不走来。(那个人说来又不来。)

(8) a. 丐老张就是居种依咩, 你也不晓得嘛?(老张就是这种人嘛, 你难道不知道吗?)

b. 西湖有时间胎, 丐延安路着走。(西湖没时间看, 延安路得去。)

(9) 丐你拉妈代你讲个事干你忘记爻完罢。(你妈跟你说的事情你全都忘记了。)

(10) 丐医生讲罢你江蟹青吃不得。(医生说了你不能吃蟹青。)

需要注意, “丐”与量化结构搭配时较为受限, 不接受与全称量化成分搭配, 接受与部分量化成分搭配, 如(11), 这与其强调、对比的语义要求密切相关。与“有些人”相比, “所有人”的对比基准更难明确, 难以体现对比意义。

(11) a. *丐所有依(下)是恁讲个。(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

b. 丐有依依是恁讲个。(有些人是这么说的。)

2.2 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

“丐”先与各类 NP 组合为“丐 NP”, 再在句中充当成分, 涉及两种情况: 一是“丐 NP”单独充当主语或话题; 二是“丐 NP”充当领属语或同位语。

“丐 NP”单独充当主语或话题时, 可搭配各类谓语, 如(6-8)、(10-12)等; 可在主语位置构成对举结构, 如(13); 无法充当宾语, 不带“丐”的普通 NP 则可充当宾语, 如(14)。上述表现与论元性强调代词相同。

(12) a. 丐老张/许个依/渠拉伯/老板有爻罢。(老张/那个人/他父亲/老板去世了。)

b. 丐老张/许个依/渠拉伯/老板有打许个依。(老张/那个人/他父亲/老板是打那个人了。)

(13) a. 丐老张不走, 丐你拉伯也不会走罢。(老张不去, 你爸也不会去了。)

b. 丐居依胎不牢, 丐许依还胎不牢罢。(这些看不上, 那些就更看不上。)

(14) a. 张老师是有打许个依/*丐许个依。(张老师是打那个人了。)

b. 渠拉伯是有打张老师/*丐张老师。(他父亲是打张老师了。)

充当领属语时, “丐 NP”的表现与论元性强调代词不同。温州话中, “丐_我我拉妈、丐_你你佬个书包”等领属结构中, 论元性强调代词充当领属语, 结构为“[丐_我我]拉妈、[丐_你你佬]个书包”。瑞安话的(9)这类句子中, “丐你拉妈”的结构为“丐[你拉妈]”而非“[丐_你你]拉妈”。证据有三。

第一, “丐 NP”中, NP 可扩展为包含更多类似并列项的联合结构, 试比较(15)与(9)。

(15) 丐你拉伯搭你拉妈讲个事干你忘记爻完罢。(你爸和你妈说的事情你全都忘记了。)

第二, “丐 NP₁”与“丐 NP₂”对举时, NP₁和 NP₂的领有者可以是相同的, 可见“丐”强调的是整个领属结构而非由人称代词充当的领有者, 如:

(16) 丐你拉妈讲个事干你忘记爻完, 丐你拉伯讲个下记牢。(你妈跟你说的事情你全都忘记了, 你爸说的都记得。)

第三, 语音上, “丐”直接依附于整个领属结构。因为瑞安话中, 人称代词充当亲属称谓的领有者时, 人称代词总与领属标记“拉”(来源于“家”义处所

词,可参看吴越(2019))合音。而(17)中,与“丐”组合的“你拉妈”中,领有者与领属标记仍有上述合音过程。

(17) 丐你拉妈 [k^hɔ⁰ nja²¹ ma¹³]/??[k^hɔ⁰ nɿ¹³⁻²¹ la⁰ ma¹³](你的妈妈)

上述几点显示,瑞安话的“丐 NP”不像论元性强调代词那样具有成词性。

在同位结构中,“丐 NP”均只能充当前项,不能充当后项,如(18)。

(18) a. 丐老张居个侬(老张这个人)

a'. *居个侬丐老张

b. 丐渠拉伯居佬老古板旧(他爸爸这种老顽固)

b'. *居佬老古板旧丐渠拉伯

c. 丐许个侬居种读书呆(那个人这种书呆子)

c'. *居种读书呆丐许个侬

2.3 定指语义表达功能

“丐 NP”总是定指的,如(19)。即使 NP 是指称解读并不明确的光杆名词,“丐 NP”也取定指解读,如(19d)中的“丐医生”必定指某位确定的医生。

(19) a. 别侬下有走,偏偏丐老张/丐你拉儿有走。(其他人都去了,偏偏老张/你儿子没去。)

b. 别侬下有走,偏偏丐许个侬有走^③。(其他人都去了,偏偏那个人没去。)

c. 别侬下有走,偏偏丐有侬侬有走。(其他人都去了,偏偏有些人没去。)

d. 别侬下有走,偏偏丐医生有走。(其他人都去了,偏偏医生没去。)

需要另外说明两点。第一,(19c)中“丐+有侬侬”的定指性是语用性的,类似于普通话中的“某些人”。第二,“丐+乜侬(什么人)”只能用于反问句,如上文(6),其所指对象是一个空集,可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定指。上述指称限制主要与“丐”的语法化来源相关,详见 4.2 节。

3. 语用和话语功能

本节考察“丐”的语用和话语功能。前期调查中,母语者多反映加“丐”与否在语义上“没有区别”。这主要是因为“丐”没有强制性^④,难以从语义角度剖析语感差异。但我们也认为,不同语言形式不可能“功能等效”。即使在多数场景下没有语义差异,语用和话语功能也不尽相同(Schiffrin 1987:325-326)。

Schiffrin(1987:100)指出,话语中的非强制性成分本质上是认知性的,表达言者头脑中信息处理和认知活动的方式。在对话过程中,一旦某种具体表达使得认知活动成为显性过程,就会产生语用解释和影响,并进一步固定下来成

③ (19b)中的“丐+指量名”结构合法,只是日常相对少用,而常被“丐缀+第三人称代词”取代。具体说明如下:语义上,其所指对象定指,但语用上,这一结构常用于言谈双方均明确所指但不愿或不能言明的情况,类似于普通话的“那个谁”或“这个/那个某某人”。母语者一般更常用“丐缀+第三人称代词”。仅语用需求较强时才使用“丐+指量名”结构。

④ “丐缀”则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为该成分本身的表达效果。我们认为，正因如此，言者会在表达中不自觉地使用这些成分，却又无法从语义角度直观感知其具体功能。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丐”的语用和话语功能。

总的来看，“丐”主要在话语推进过程中起作用。话语内在地关联上下文（即话语进程），关联主要的“索引”（index）要素，如人物、时间、地点等（即话语要素）。在话语进程中，“丐”是话语坐标，用于话题转换；在话语要素中，“丐”标记言谈双方的“注意中心”。当然，话题、注意中心本就会随着话语推进自然转换、转移，可见“丐”代表了有标记的话题转换方式和注意中心。

本节将从话题转换功能（3.1 节）和标记注意中心（3.2 节）两方面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考察“丐”如何参与言谈参与者的身份构建（3.3 节）。

3.1 话题转换

话语进程中，“丐”是话语坐标，用于话题转换，即将其前话语与其后内容关联起来，标志着前一话题的结束与后一话题的展开。与之相应，自发话语首句的非人称代词主语前一般不用“丐”，即“丐”极少出现在会话、语篇的开头位置。只有因接收到信息而引发的话语才可能如此，如（20）。

（20）甲：老张脑是不是怪样也？（老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乙：丐老张呢，侬蛮好个，就是忒执。（老张呢，人蛮好的，就是太固执。）

这里的“自发话语”取狭义，所对应的“接收到信息”即“非自发话语”取广义：不仅包括其他对话参与者提供的信息，也包括言者目睹或回忆起来的信息（参看 Schiffrin（1987:85-86）的启发性讨论）。言者接收视觉信号或自行回忆后发话，也可使用“丐”^⑤，如（21）。

（21）甲：丐老张脑是不是怪样也？（老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不过此处有一个隐性限制条件，即言者的态度应是有标记的、非中性的，其情感的强烈程度应超过一般陈述（详见 3.2 节）。

下面依次考察“丐”在会话和语篇（独白）中的表现。进行分类观察是为排除话语槽位（discourse slot）差异造成的影响。

先看“丐”在会话中的作用。以下三种情况都属于“非自发话语”。

情况一：自然顺应前一话题，前后话题有明确关联，如（22）。

（22）甲：阿鹏考牢罢？（阿鹏考上了？）

乙：考牢罢。（考上了。）

甲：丐渠拉外婆险快活罢呢？（他外婆很高兴吧？）

情况二：转换话题，前后话题无明确关联，如（23），甲问候后转移话题。

^⑤ 按此限定，完全自发的话语其实极为有限，即便是纯独白，也有一定的可能是无声自我反思（非言语形式）的后续有声言语。

但如前所述,转移后的话题应是甲原本就想谈论的,或由近况问候所联想起的。

(23) 甲:你居下_儿好也不也?(你最近好吗?)

乙:过过去啱。你瞥那个哦?(过得去吧。你怎么样呢?)

甲:还可以。丐老张走艾罢你晓得也不也?(还可以。老张去世了你知道吗?)

情况三:原话题进行中短暂插入一个新话题,但又迅速结束,原话题得以继续,如(24),二人本在讨论结婚贺礼,此话题因突发事件中断又迅速恢复。

(24) 甲:渠下个月日结婚罢。(她下个月要结婚了。)

乙:噢,许人情总着送。丐许个大依瞥那不代琐细儿瞭牢。许送几俫好哦?(噢,那礼金总得送。那个大人怎么不把孩子看好。那送多少好?)

但“非自发话语”的解释力始终是有限的,典型的限制性环境是新闻句。如(25)只用于事件发生在言谈双方视线可及范围内的情形。乙说话时可配合指示方向的叹词“啱[nɔ¹³]”等,也可配合指示手势。

(25) 甲:乜事干也?(发生什么事了?)

乙:(啱,) 丐许部车代依撞着罢。((你看,)那辆车把人撞到了。)

若事件发生在视线范围外,答句不可用“丐”,见(26)。这与“丐”的定指性要求密切相关,从未存在于听者视野、记忆或认知中的对象不会是定指的。

(26) 甲:乜事干也?(发生什么事了?)

乙:(*丐)有个依一直倚门头旋转。(有个人一直在门口徘徊。)

再看“丐”在语篇(独白)的情况。

语篇(独白)中,“丐”也只能用于新旧话题的转换。相同话题连续出现不可多次使用“丐”,如(27-28)。因此,“丐”也可视作言者放弃或准备放弃前一段发言的标记。

(27) 许个后生儿恁长胎也! 丐我拉儿着也恁长就好罢。(*丐)我拉儿啱,吃不肯吃,睏不肯睏。(那个小伙子那么高你看!我儿子如果也这么高就好了。我儿子呀,不肯吃,不肯睡。)

(28) 我做小读书不好, 丐我拉伯就讲当算当算。(*丐)我拉伯还是蛮想开个。(我小的时候读书不好,我爸就就算了算了。我爸还是挺想得开的。)

但当明确有对比意图时,后句中看似重复出现的话题可再次使用“丐”标记。以(28)为例,若言者希望进一步将自己的父母进行对比,后句中的父亲也可由“丐”标记,见(29)。

(29) ……丐我拉伯就讲当算当算。丐我拉伯还是蛮想开个,丐我拉妈就有恁想开罢。(……,我爸就就算了算了。我爸还是挺想得开的,我妈就没这么想得开了。)

3.2 标记注意中心

“丐”承担着信息管理任务。随着话语的进行和内容的不断更新,双方的知识和元知识不断变化(Schiffrin 1987:99)。“丐”持续标记言谈双方当下的

“注意中心”：言者不仅将自身的表达中心拉向“丐”关联的对象，也将听者的注意中心拉向“丐”关联的对象。这种功能与“丐”的语义来源有关。盛益民、吴越(2020)已指出，允让义是“丐_缓”强调功能的直接来源。我们进一步认为：无论是表示给予还是允让(甚至介引工具)，“丐_{给予/允让}”外显到肢体动作就是一种指示手势(其中，在形式表现上关系最为密切的正是允让义动词)⑥。

而且，“丐”标记的注意中心往往反映言者的情感态度，其强烈程度在普通陈述之上。如(30)的情境是听者将热水装进材质不匹配的玻璃杯使杯子爆裂。此表达暗示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言者或语带责备，或好意叮嘱。

(30) 丐居种玻璃杯舜拉倒开水个。(这种玻璃杯不可以倒开水的。)

这类有标记的环境倾向于使用“丐”，可通过增补相应的后半句观察，见(31)。

(31) ……，上遍代你讲罢个。(……，上次跟你说过的。)

……，你以后届记牢。(……，你以后可得记得。)

当言者的情感态度无标记，进行普通陈述时，多不用“丐”。如(32)的情境是言谈双方在货架上看到一款玻璃杯，言者向听者提供一般性的信息。

(32) 居种玻璃杯舜拉倒开水个。(这种玻璃杯不可以倒开水的。)

此时若言者使用“丐”，则又附加了特定的表达意义。如言者可能曾因不熟悉玻璃材质而发生过意外，对这类事件的情感态度有标记。上述情况即通过“丐”的使用高效地更新双方的知识背景，产生不同的伴随效果。

3.3 言者的身份构建标记⑦

Zimmerman(1998:90-91)将叙事“身份”分为三类：话语身份(discourse identity)、情境身份(situational identity)、可传递身份(transportable identity)。“丐”与三者都有关联，即“丐”指向特定的身份认知与构建。下面依次来看。

话语身份涉及参与者的角色(话语位置)，如言者或听者。这一点上，“丐”的功能比较明确，使用“丐”的只能是(非起始话语的)言者。

情境身份由特定的社会情境和活动引发。使用“丐”的一般是已占据或试图取得话语主导权、处于高信息地位及意图强调自己的高信息地位的角色。这些角色可以提醒、建议、劝告，甚至批评、禁止，涉及道义情态；或提出猜测(一般有高确定性，主要为了寻求确认或证实)、观点，传递经验、思考，或表达感情、进行评价，涉及认识情态。这可解释“丐”的几个基本使用环境。

⑥ 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也解释了温州方言中“丐具”作为工具标记的来源。

⑦ “身份”(identity)已成为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目前普遍接受的基本观点之一是社会建构主义，即认为身份是一种社会构建、一种过程，是使用符号的过程中个体塑造自我和他人形象的结果，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和参与社会文化活动不断重塑(参看 de Fina 等(2006)及所引文献)。

环境一：“自传式谈话”。此时言者处于强烈的自我关注或自恋^⑧中，自然处于较高的认知与经验地位。

环境二：“丐 NP”充当陈述句或感叹句的话题，可有效降低命题被否定的风险。具体来说，句子表达的命题具有可否定性。实际交谈中，人们会使用各种手段促使命题内容得到认可，降低被否定的风险。“丐”就是其中一种增强断言可信度或话语认可度(Ishikawa 2001)的手段。如(33)可能有以下三种效果：当听者是过错方时安慰开解，当言者自身是过错方时逃避责任，当第三人是过错方时发表评论。“丐”体现言者处在较高的认知地位，或帮助言者提升其认知地位——将话语包装成“经验之谈”或“普遍认知”。

(33) 丐居侏事干随也依也算不牢。(这种事情谁也算不到。)

可传递身份独立于情境，涉及个人或团体更为恒久的特征或从属关系，如性别、社会阶层、种族等。初步调查显示，性别因素会对“丐”的使用产生影响，在(20-24)中表现尤为明显，因此我们单独对这批例句进行了初步的社会语言学调查。10位中年发音人中(年龄均在50至55周岁)，5位女性均表示自己在相同情境中很可能主动使用“丐”，5位男性认可例句的合法性，但表示自己在相同情境中不一定主动使用“丐”。

从长篇语料转写的结果看，(20-24)所示的对话更多地发生在女性之间，具有以下特征：风格亲密，内容和环境个人化、家庭化。话题转变可以非常随意甚至毫无预兆，转换话题的需求也更为强烈和丰富(Jones 1980:194)。

而且，性别语言学的系列研究成果显示，女性的交际风格和语言策略整体更为含蓄，具有合作性和共情性^⑨。我们有2位女性发音人特别提及其语感中的“丐”是“语气词”。这可能是因为和普通话口语中的“呀、噢、耶”等语气词类似，“丐”也可以使交际风格更亲切，情感交流更顺畅，具有人际连接作用。相同情境中，男性可能通过短暂沉默转移话题而不使用标记。

综上，“丐”可能是一种切换话题的委婉手段，既有助于传达观点、态度或评价，又可以寻求对方的认同和共鸣，相对更切合女性的言语风格和交际目的，因此女性(尤其是团体)的交谈中可能更多地使用“丐”。当然，这仍有待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进一步扩展与证实。

总的来看，“丐”作为话语中并不强制使用却重要的符号，参与了言者的身份构建，是其关联特定身份的言语策略和交际风格的体现。

⑧ 这里的“自恋”是就谈话中心和注意焦点而言的，并不意味着言者一定在自我吹嘘。

⑨ Coates(1988)等已观察到女性在交流中更频繁地使用最小回应(minimal responses)，如“是的”或“嗯嗯”等，且更能把握最小回应的恰当时机。男性使用最小回应的频率较低，即便有，也常有延迟。Coates认为这类互动的最主要目的是维持对话进行，并适时为对方提供情感支持。

4. “丐”的性质：话题焦点标记

4.1 作为话题焦点标记的“丐”

综合“丐”的各方面表现，可明确其性质为对比性话题的标记，更准确地说，是话题焦点的标记。

话题焦点是只有对比而不突出的焦点。“不突出”指不能以本句中其他成分为背景（即不比句中其他成分突出），只能以句外的某个成分为背景在本句中得到突出（即其强调作用只表现在与句外成分的对比）。当一个句子有多个话题时，话题焦点又是比不带焦点特征的话题更突出的成分，具有明显的对比性（徐烈炯、刘丹青 2007[1998]:84-86）。

“丐”具有话题焦点标记的多个核心特征。

第一，“丐 NP”具有对比性。盛益民、吴越（2020）已指出，温州方言论元性强调代词的主要语用功能是强调，本质上与“丐”的对比性要求有关。又如 3.1 节所述，“丐”不用于完全自发的话语（无对比），仅用于有标记的注意中心（有对比），显示其在话题链中也发挥对比和强调功能。

其他汉语方言中也存在平行证据。例如，邢向东（2003:398）报道陕北晋语沿河七县方言中存在一种“套合句式”，并指出，表示被动关系和施事者身份的介词“教”进一步语法化为话语对比焦点的标记（笔者注：此处“教你”和“教他”类似于温州方言中的论元性强调代词），如：

(34) a. 教你就把我看成笨包了。（我让你就看成个窝囊废了。）

b. 教他就把我说成个笨脑了。（我叫他就说成了笨蛋了。）

河北张家口晋语中的“让”也是焦点标记^⑩，用法与“丐”更接近。此外，广东河源客家话（练春招等 2010:291-292）也有类似报道。

第二，若句中有多个话题，由“丐”标记的是其中最突出的。如（35）的两个话题均无标记。若乙没听清，甲需要重复时，常使用标记以区分话题的焦点性，见（36）。其中，仅（36c）不合法，这是因为一个句子一般只有一个话题焦点，“丐”不能同时标记两个焦点。而（36a）和（36b）均有“丐”标记，所标记的成分是两个话题中更突出的那个，即话题焦点。

(35) 甲：老张我拉有走过。（老张，我家没来过。）

乙：（没有听清）也也？（什么？）

(36) a. 甲：丐老张，我拉有走过。（意译：是老张，而非其他人，没来过我家。）

b. 甲：老张，丐我拉有走过。（意译：老张，没来过我家，而非其他地方。）

c. 甲：*丐老张，丐我拉有走过。

^⑩ 宗守云（2010）将“让”与“连”归作“同类焦点标记”。

第三,“丐 NP”不能省略其后内容^⑪,这也是话题焦点的特征^⑫。(37a)不合法,需补充后半句使句子完整,如(37b),也可仅在其后增加语气词使其完句,如(37c)。但增加语气词仅使(37a)在形式上获得了完句许可,语义信息仍来自言谈双方共同的知识背景或上下文。换言之,可将(37c)视作(37b)的省略形式。

- (37) a. *丐恁好个鱼儿。(这么好的鱼。)
b. 丐恁好个鱼儿自保也吃剩爻。(这么好的鱼,咱们也吃剩下了。)
c. 丐恁好个鱼儿喏。(这么好的鱼哪。)

话题不由“丐”标记时则可省略其后内容,直接完句,如(38)。

- (38) 恁好个鱼儿。(这么好的鱼。)

综上,可认定“丐”是话题焦点标记,可标记主话题或次话题。

盛益民、吴越(2020)指出,“丐_缀+人称代词”构成的强调代词可充当主话题,但不充当次话题,如“张三丐_缀我不识”只能理解为“我不认识张三”,其中论元性强调代词作主语,而不能按次话题理解为“张三不认识我”。而“丐 NP”没有这种限制,见(39),且(39a)有两种理解,当理解为“老张不认识老李”时(即“理解一”),“老李”是次话题,“丐”是次话题的标记。

- (39) a. 老张丐老李不识。(理解一:老张不认识老李。/理解二:老李不认识老张。)
b. 丐老张老李不识。(老李不认识老张。)

4.2 源于允让动词的话题焦点标记及相关问题

盛益民、吴越(2020)已注意到温州方言中的“丐_缀”来自允让动词,并认为表达请求的允让句是其重新分析的桥接语境(bridging context),如:

- (40) 张三干不好, 丐我干。(张三做不好,让我做。)(盛益民、吴越 2020:91)

“桥接语境”(Evans 和 Wilkins 1998:5; Heine 2002 等),亦即“关键语境/环境”(critical context)(Diewald 2002[1999])。语法化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多义阶段,同一形式具有多重结构或语义歧义,即特定成分的源意义和目标意义共存。塑造这一阶段的特殊环境即桥接语境,也标志着语法化过程的真正开始(Heine 2002)。但此时,目标意义尚未固定下来,语境条件不成立时仍可取消^⑬。如上文(40)是表达请求的允让句,“丐我”既可理解为“允许我”,也可理解为论元性强调代词。若此语境条件不成立,后者可能相应取消。

⑪ 论元性强调代词“丐_缀你、丐_缀我、丐_缀渠”都可单独回答问题,反映了其与“丐 NP”的性质差异,详见盛益民、吴越(2020:90)。

⑫ 例如普通话的前附话题焦点标记“连”,如:连老王*(都忍受不下去了)、他连自己的妻子*(也瞒得紧紧的)。任何情况下,“老王”和“自己的妻子”后的成分都不可省略。

⑬ 桥接语境的下一阶段是“转换语境”(switch context)。转换语境中,源意义不再成立,目标意义成为唯一的解释,但仍需特定语境支持。Diewald(2002[1999])称其为“隔离语境”(isolating context)。随着使用频率增加,一部分目标意义固定下来,不再需要语境支持。

下面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话题焦点标记“丐”产生的条件和过程,尤其细化对桥接语境的认识。

首先看来源。这一点上,我们认同盛益民、吴越(2020)的观察,话题焦点标记“丐”直接源于允让动词。具体来看,典型的允让动词涉及两个论元^⑩:允让施事、允让受事。允让施事又可以(甚至倾向于)隐身。如(41),允让施事不明确,与上文(2)所示的典型允让句相比,允让义已明显减弱乃至消失。

(41) 老张干不好, 丐老李走干。(老张做不好,让老李去做。)

允让施事模糊化,允让受事成为允让动词的唯一论元和小句的唯一主要论元。“丐”不再是典型的允让动词,从而获得进一步语法化的语义条件。

第二看桥接语境。我们认为,上述语法化过程的桥接语境更可能是一般的允让句,如(42),而不限于表达请求的允让句。

(42) 老张不走, 丐许个依/保安走叉罢。(老张不去,让那个人/保安去了。)

若无特殊说明,母语者更倾向于认为存在一个隐身的允让施事。若有特殊说明,“老张”也可充当允让施事。此时,允让受事尽管形式上仍处在动词宾语位置,实际上已占据了后续将要交代的、其所参与的事件或动作的主体位置。

一般允让句对“丐”后的NP类型没有严格要求。相比之下,表达请求的允让句因使用场景的限制,更偏爱由第一人称代词充当允让受事,如(40),若非如此,便不是“请求”而更像“指派”。

不过,无论是表达请求的允让句,还是一般允让句,桥接语境所必须具备的语义要素都是前后的“对比性”。

将一般允让句视为桥接语境,同样满足语音、话语和语用等方面的要求。

语音方面,温州方言中,给予动词和强允让动词均需重读。而(42)的允让动词与强调性附缀一样,都是轻读的。

话语和语用方面,3.1节明确指出,自发话语首句的非人称代词主语前一般不用“丐”,独白语篇中的“丐”也主要用于新旧话题切换的场景,全句新信息的新闻句绝不用“丐”。这都与“丐”的对比性要求有关。

第三看定指性要求。2.3节介绍过“丐NP”的定指性要求。我们认为这也与作为语法化直接来源的允让动词有关。一般允让句多表达具体事件,因而允让受事一般是定指的。即使是由指称义最模糊的光杆名词充当受事,其所指对言谈双方而言仍是确定的或可辨识的,正如(42)中的“保安”。

5. 结语

本文基于温州方言中由“丐_源+人称代词”构成的论元性强调代词的已有研

^⑩ 有时,允让受事从事的活动或事件可能涉及第三个论元,但不够典型。

究,进一步考察瑞安话中组配能力更强、功能更发达的附缀“丐”,主要从句法和语义表现、语用和话语功能两方面展开。

句法功能上,“丐”可与人称代词之外的各类 NP 构成“丐 NP”。“丐 NP”可充当主语或话题(不能充当宾语),可充当领属语或同位语。

语义解读上,无论 NP 本身的指称性如何,“丐 NP”均为定指解读。

语用和话语功能是“丐”的主要功能:“丐”用于新旧话题的转换,其标记的注意中心体现言者特定的感情色彩。同时,参与言者身份的构建,关联特定身份的言语策略和交际风格。这也给了我们方法论上的启发。考察“丐”这类话语非强制性成分,可借用会话分析的常用方法观察话语,并围绕几个问题展开思考:第一,言者可能正在做什么;第二,成分所在的言语内容旨在实现什么目的;第三,这段言语涉及哪种行为;第四,言者的身份是否有指向性。同时结合其他对话参与者的回应证明这些观察和思考(Schegloff 2007:7-8)。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进一步明确“丐”实际上是话题焦点标记,其语法化直接来源是允让动词,桥接语境是一般允让句。这一结论较之盛益民、吴越(2020)以“表达请求的允让句”为桥接语境的观点似更具一般性和解释力。

另外,“丐”是前置于话题的标记,是瑞安话中相对少见的类型。与瑞安话中其他的话题标记相比(吴越 2021),“丐”对述题的语义内容没有明确的限制和要求。同时,“丐”标记的话题一般不与长述题搭配,除非和“呢、末”等更典型的话题标记形成框式标记,这有待另文展开。

直接源于允让动词的附缀“丐”天然地具有将言者视角投射到实体上的作用。“丐”从无主观性到具有主观性,再到产生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Traugott 2003),成为概念化主体活动中的标记。这一方面与允让动词的语义特殊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瑞安话话题标记系统的整体表现有关(吴越 2021),可能是瑞安话话题优先性的局部反映之一。

至于已有研究所关心的论元性强调代词前缀“丐_显”的发展,与强调性附缀“丐”的产生可能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一方面,二者在句法、语义表现和语用功能上都有差异,有待专文比较。2.2 节也已讨论过成词性这一重要表现的差异。另一方面,温州市区话及绍兴、湖州等北部吴语均见源自允让义动词的强调标记(盛益民、吴越 2020)及其与人称代词构成的论元性强调代词。然而,仅瑞安话的“丐”具有句法层面的强调标记用法。这是来自方言的平行证据。

引用文献 [References]

陈玉洁、吴越, 2019, 显赫语义和语义扩张——以吴语间接题元标记为例 [Mighty semantic meanings and their expansions: A case study of oblique roles in Wu dialects]. 《当代语言学》

第3期, 364-384页。

- 陈忠敏, 1996, 论北部吴语一种代词前缀“是”[On a pronoun prefix *shi* (是) in northern Wu dialects]。《语言研究》第2期, 62-64页。
- 陈忠敏、潘悟云, 1999, 论吴语的人称代词[On the pronouns in Wu dialects]。见李如龙、张双庆编,《代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24页。
- 练春招等, 2010,《客家古邑方言》[The Hakka Dialect of Heyuan]。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刘丹青编著, 2017[2008],《语法调查研究手册》(第二版)[*A Handbook for Grammat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2nd edition]。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潘悟云, 1998,《温州话音档》[*Wenzhou Dialect Audio Archive*]。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潘悟云, 2001, 上古指代词的强调式和弱化式[The emphatic and weak forms of Old Chinese demonstratives]。见范开泰、齐沪扬编,《语言问题再认识——庆祝张斌先生从教五十周年暨八十华诞》。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97-313页。
- 盛益民, 2018, 吴、徽语论元性强调代词研究述评[A review of studies on argument emphatic pronoun in Wu and Hui dialects]。见陈忠敏、陆道平编,《吴语研究》第九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45-254页。
- 盛益民、吴越, 2020, 从允让动词到强调代词标记——人称代词语用编码的一种来源方式[From permissive verbs to emphatic pronoun markers: A case study of Wenzhou Wu dialect]。《当代修辞学》第5期, 82-95页。
- 吴越, 2019, 吴语瑞安话的领属结构[The possessive structures in Rui'an Wu dialect]。见陶寰、盛益民编,《汉语方言领属范畴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27-247页。
- 吴越, 2021, 瑞安方言话题标记“也”——从疑问代词到话题标记[From interrogative pronoun to topic marker: On the [ɲic³¹] in Rui'an dialect]。《中国语文》第3期, 309-318页。
- 邢向东, 2003, 陕北晋语沿河方言“把”字句与“教”字句的套合句式[The syntactic convergence of *ba* (把) and *jiao* (教) constructions in Yanhe dialect of northern Shaanxi Jin]。见戴昭铭编,《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和探索——首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394-401页。
- 徐烈炯、刘丹青, 2007[1998],《话题的结构与功能》(增订本)[*Topic: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revised edition]。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游汝杰, 1995, 吴语里的人称代词[Personal pronouns in Wu dialects]。见梅祖麟等编,《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32-49页。
- 张敏, 2011, 汉语方言双及物结构南北差异的成因:类型学研究引发的新问题[Revisiting the alignment typology of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dialects]。《中国语言学集刊》第4卷第2期。北京:中华书局。87-270页。
- 赵元任, 1956[1928],《现代吴语的研究》[*The Study of Modern Wu Dialect*]。北京:科学出版社。
- 郑张尚芳, 2003, 温州话指代词系统及强式变化并近指变音[The demonstrative system, emphatic forms, and proximal sound changes in Wenzhou dialect]。见戴昭铭编,《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和探索——首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355-357页。
- 郑张尚芳, 2008, 温州常用方言词本字辨正[Correcting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of common Wenzhou dialect words]。《东方语言学》第3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25-131页。
- 宗守云, 2010, 张家口方言含焦点标记词“让”的句子[Sentences containing the focus marker *rang* (让) in Zhangjiakou dialect]。见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燕赵学术》(春之卷)。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4-28页。
- Coates, Jennifer. 1988. Women's speech, women's strength? In Paul Livesey and Mahendra K. Verma, eds., *York Papers in Linguistics* 13, 65-76.
- de Fina, Anna, et al. 2006. Introduction. In Anna de Fina, et al., eds., *Discourse and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24.

- Diewald, Gabriele. 2002[1999]. A model for relevant types of contexts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Ilse Wischer and Gabriele Diewald, eds.,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p.103-120.
- Evans, Nicholas and David Wilkins. 1998. *The Knowing Ear: An Australian Test of Universal Claims about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Sensory Verbs and Their Extension into the Domain of Cognition*. Köln: Institut für Sprachwissenschaft.
- Heine, Bernd. 2002. On the role of context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Ilse Wischer and Gabriele Diewald, eds.,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p.83-102.
- Ishikawa, Akira, 2001. Emphatic particles and their scopal interactions in Japanese. In Benjamin Ka Yin Tsou, et al., eds.,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15th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73-84.
- Jones, Deborah. 1980. Gossip: Notes on women's oral culture. In Cheris Kramarae, ed., *The Voices and Words of Women and Men*. Oxford: Pergamon Press. Pp.193-198.
- Schegloff, Emanuel A. 2007. *Sequence Organization in Inter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iffrin, Deborah. 1987. *Discourse Ma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ewierska, Anna. 2004. *Per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2003. 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 In Raymond Hickey, ed., *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24-139.
- Zimmerman, Don H. 1998. Identity, context and interaction. In Charles Antaki and Sue Widdicombe, eds., *Identities in Talk*.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87-106.

第一作者简介

吴越, 女, 博士,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汉语语法、语言类型学。代表作: “瑞安方言话题标记‘乜’——从疑问代词到话题标记”和《现代汉语代词及相关形式的指称研究》。电子邮件: yuewulinguistics@hotmail.com

WU Yue, female, Ph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hinese grammar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Her major publications are “From interrogative pronoun to topic marker: On the *ɲic*³¹ in Rui'an dialect” and *A Study of the Referentiality of Chinese Pro-forms and the Related Forms*. E-mail: yuewulinguistics@hotmail.com

其他作者信息

盛益民 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现代语言学院 电子邮件: shengym@fudan.edu.cn

(责任编辑: 钱有用)

征 稿

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语言学领域的应用,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本刊拟开设“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与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与理论建设”“语言、社会与意识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语言研究”“‘一老一小’语言服务”等专栏, 特此向学界征集优秀论文, 欢迎投稿! 本刊投稿邮箱: <https://ddyxx.ajcass.com/>。